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

周光庆 著

hanyu chui renzhi wenhua jizhi yanjiu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

周光庆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周光庆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9141 - 1

I. ①汉… II. ①周… III. ①汉语—词汇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7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研究

周光庆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41 - 1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9

定价: 69.80 元

目 录

前 言	1
-----	---

基础理论篇

汉语词与词义研究的新思考	12
试论从“人”出发以研究汉语词汇	32
汉语词汇的生命与生命力	52
“汉语词汇认知·文化机制”的观察	66
中华先哲感受的语词之光 ——老子命名哲学发微	84

专题研究篇

汉语同源词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	104
汉语复合词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	123
汉语成语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	144

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	171
汉语词义引申的认知·文化机制	187
隐喻：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	206
推理：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	220
汉语语词辩证法发微	235
语词的“哲学义”何以可能	
——对劳思光先生的一点质疑	252
汉语术语“古今演绎、中外会通”的因缘	269
 个案研究篇	
“令命名”词族考论	286
“易暘揚陽”词族考论	296
“屯春僭”词族考论	304
“攷啓啓”词族考论	314

“会彛和谐”大词族考论	320
“我宜義”词族考论	331
“直正德政”词族考论	341
“安”系亲属词文化机制研究	354
“玄·幽”词义引申的认知·文化机制	366
道：从普通词到终极词的演进机制	378
中：从日常语词到哲学语词的发展理路	394
中华文化关键词“和·同”考论	408
中华文化关键词“政教”、“礼教”、“名教”词源考论	422
语词效应之范例	
——梁启超运用“新名词”建构国家观念考论	439
参考文献	455

前 言

任何学科都要从它所研究的对象中分析出基本的单位，并对基本单位的结构、性质、特征、各种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力求从恰当的视角出发，建立起它们的范畴并做精练的界说，以便确立适合的目标，拓展有效的思路，展开相应的研究。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来说，这样的基本单位就是词和词义。正如现代语言学创立人索绪尔指出的：就语言而言，词“是一个加于我们的心理的单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①。而在我们看来，词义则是这种“中心的东西”的灵魂。所以，无论从哪一视角研究语言，首先都必须着力于词和词义，在全面把握、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词和词义的范畴，从而明确方向，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无论在文明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于语言的自觉研究都是从词和词义开始的，其历史之悠久，其成果之丰富，其人文关怀之深厚，自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从西方哲学开始“语言转向”以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几乎都言必称语言，词和词义的考察分析更是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非常奇怪也发人深省的是，尽管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根据各自的需要，遵循各自的视角，细致考察过词汇，深入分析过词义，对词和词义做出过许许多多各有其深刻性和启示性的界说，却很难有一种界说能为多数学者所满意、所接受，因而使得相关的研究异彩纷呈而无所主导。以至到了现在，西方许多学者还能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6页。

时时记起索绪尔的感叹：“对词下任何定义都是徒劳的。”^①甚至有人认为，关于词和词义的新界说只能增加新的含糊与混乱，不如放弃这两个过于困难的范畴。^②而在1990年，中国的词汇学家刘叔新先生也已明确指出：从本世纪初叶起，“语言学中的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都摒弃意义，将索绪尔所提出的成为语言符号一个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号，认为概念、意义属于实体范畴，而实体不是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东西。于是体现着‘实体’的词汇，被置于研究观察的视野之外”^③。

当然，最近三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许多汉语词汇词义研究者，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引进推出，辛苦耕耘，有了丰富的收获。词汇研究朝着细致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专书研究、断代研究、统计分析、语感测量、文化词汇学、认知词汇学等等新的方法不断运用，新的视角不断开拓，呈现出一派可喜的气象。可是直到现在，汉语词与词义研究，特别是其范畴的建立，仍然需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突破性进展，仍然需要具备一种为民族“人”的研究、为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做出自己贡献的使命意识。否则，必将限制汉语词与词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我们对相关研究的反思，关于词和词义，之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界说而无所主导，故而影响到后续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观察词和词义，本来就可以甚至必须设立许许多多的视角。对于词和词义这样极为复杂的对象，不同学派的学者，怀着不同的研究目的，立足不同的考察视角，形成不同的理论范畴，实在是自然而又必然的。只要其范畴与界说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启示性，能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进相应的研究，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似乎也不一定需要每个学人的认同或接受。关键倒是在于研究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页。

② 参见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合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0页。

③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页。

者如何从自己的研究目的出发，设立一个最为切近的视角以考察词和词义，建立自己的范畴，展开自己的研究。

但在另一方面，建立词和词义范畴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研究者过于关注某些尖锐的新问题，而恰恰忽视了一些最普通、最根本的问题。譬如：语词符号与其他各种信号和符号相比较有何特异之处？语词符号形成发展的基本动力何在、主要方式为何、突出效应如何观察？人为什么需要、为什么能够创造语词符号？人是在怎样的环境里、运用怎样的方式创造语词符号的？语词符号何以能够帮助人认知世界、建立社会、创造文化？如果别开新生面，沿着这些最普通、最根本的问题本身所启示的方向探索下去，或许倒能找到建立词和词义新范畴的切近视角，进而打开词和词义研究的新兴局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和认识，我们才乐于追随先哲时贤，以半辈子的学术生命投入到汉语词和词义研究的行列，为建立词和词义的新范畴、为寻找研究词和词义的新视角、新目标、新思路而尽绵薄之力，进行着自己新的探索与思考，并且自甘边缘，从不回头。

我们的探索与思考，是从追寻词和词义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开始的。这似乎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同目标，无须特别说明。然而问题是，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我们认可了一种简单而又平实的见解：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①于是乎，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学习相关理论，不断地研究具体个案，一直追寻着汉语词和词义在形成发展进程中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考察这些本质联系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决定着词和词义形成发展的趋向。

^①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4页。

终于，我们有了一点自己的发现：语词符号，是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而创造的，是人在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创造的，是作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而存在的，是在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中发挥功用的。而所谓人的生存空间，就是在某一时间影响人的行为发生发展的各种现象、事实的总体和各种动力、作用的整体，其中特别包括与他人的关联及其作用。正是在语词符号的作用下，人类逐渐改变了自身、发展了自身，因而得以在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造就出自己特有的“符号化态度”和“符号化行为”；这是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基本方式，是人认知事物、解释世界、筹划生存、创造文化的基本方式，是人的独特存在方式，是最能体现人的本性和本质的行为方式。

基于这一发现，我们认定：既要借鉴“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又要突破“结构主义”的研究模式；既要关注语言系统内部各种相关要素与词汇的本质联系，也要关注语言系统外部各种相关要素与词汇的本质联系，从而切实立足于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考察语词符号形成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方式和多重效应。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有效的视角。尽管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视角，但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而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主要就是人认知事物以创造民族文化，进而开拓生存空间、重塑自我品性。所以，在当前，立足这一新的视角，最好是能聚焦于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首先考察，率先突破。

我们所谓的“机制”，是特定事物在形成发展进程中，与密切相关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与效应。就词与词义的形成发展而言，最主要的乃是认知机制和文化机制。其认知机制，是词汇的形成发展与人的认知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和效应；其文化机制，是词汇的形成发展与人的文化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和效应。因为人认知世界的目的是创造

文化，人创造文化的前提是认知世界，所以这两种机制总是互为条件、互相融贯的，往往结合为“认知·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也彰显了词与词义形成发展的形态、特性和规律，故而理应成为关注和研究焦点。基于这一认识，多年以来，我们开展了新的学习和研究。

本人是汉语史专业出身，而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学习和研究，是尝试性的，难以很快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为了能使新的研究获得好一些的条件，特别是得到专家们的指导与支持，我们设立了一个名为“汉语词汇形成发展认知机制研究”的课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并且获得批准（06JJD740012）。但是，由于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机制与文化机制实在难以截然分开，因而，我们实际进行的还是“汉语词与词义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研究”。为此，在《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里，我们做了专门的报告。

项目的获得，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初步建构起了词与词义的新范畴：词是民族人在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和运用的、具有对事物的明确指称性和对概念的清晰表意性的语音符号；它们在空间上具有与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时间上具有超脱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对于异时异地的人们具有传导性，并且既可以作为人的直接的认识对象、交流对象，又可以作为完整定型的最小语言建筑材料单位。而词义，则是词作为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所表述的全部内容，主要是所指称、所表述、所引渡的人关于特定事物的“印模”和所建构、所表达、所传承的人关于特定事物的概念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评价态度或审美体验，数者融为一体。如果说，词是通过表达概念而指称事物的；那么，词义则是民族人对于生存空间中事物物的概括反映，表现了民族人对于特定事物的指谓、解释与互动关系。

而关于词和词义的新范畴的建立与新视角的开启相互发明，使

我们的研究明确了新的方向，确立了多层目标中的最高目标，拓展了多向思路中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就是：从上述主要视角出发，以上述主要范畴为指导，面向认识民族“人”的最高目标，将个体的语词符号放入整体的词汇系统之中，将整体的词汇系统放入汉语大系统之中，将汉语大系统放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之中，由孤立的词汇现象研究走向人的词汇活动研究，从而认识汉语词汇词义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认识汉民族人在语词符号化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自我的生存方式、根本特性和存在价值。而人的语词符号行为又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的系统，其中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环节与线索，所以我们将这一基本思路再分析为认知学的思路、解释学的思路、文化学的思路和人学的思路，并且凸现其中的“认知·文化机制”。

在不断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获得了更多更新的体会和启示，从而也就不不断地充实和调整了研究的指导思想：

第一，研究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实际是不满足于仅仅将其形成发展现象描写出来，而是努力在新的研究理念上，将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重新放回到中华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进程之中，以便深入一步考察其形成发展的动力、方式和效应。这样自然有助于全面而科学地解释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种种复杂现象，探究其动力，说明其方式，揭示其效应。而由描写走向解释，既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需，也是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第二，研究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实际是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其形成发展与汉语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而是努力在新的研究理念上，将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重新放回到中华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进程之中，以便深入一步考察它与民族人的认知活动、文化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这样自然有助于全面而科学地探求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真正规律。而探求真正的规律，既是科学研究发展

的必需，也是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第三，研究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主要着眼点之一，是其形成发展与民族人认知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别开新生面，率先注重探究其形成发展对于民族人认知活动的“回报”，亦即传承认知成果、启示认知方式、引导认知发展的效应。这样自然有助于揭示汉语词汇固有的认知功用。而揭示固有的认知功用，应该是汉语词汇科学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需与趋势。

第四，研究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另一主要着眼点，是其形成发展与民族人文化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另辟新途径，下更大力气探究其形成发展对于传承文化既有的成果、启示文化创造的方式、引导文化创造发展的作用。这样自然有助于彰显汉语词汇固有的文化功用。而彰显固有的文化功用，应该是汉语词汇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需与趋势。

第五，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人”，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可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人”呢？按照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探讨：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现身情态和领悟是人在世的两种基本实存性质，它们构建着在世的“展开状态”，而言谈则把人的在世的“展开状态”“联结”为一个整体。“作为此在（人）展开于其中的这一实存论机制，言谈对此在（人）的实存具有构成作用”。所以，他希望“保护此在（人）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①而我的学习体会也是：“真正的人的形成过程，真正的人性的形成过程，都是以社会、以语言为基本条件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人，人之所以能够造就人性，最主要的就是由于他能创造并运用语词符号以认知世界、创造文化、筹划存在。^②所以，考察人的“语词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孙周兴《语言存在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6页。

② 详见拙著《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符号化行为”，考察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就是考察人的存在、考察人的本质、考察人的品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是个遗憾！现在强调这一点，无论是否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都应该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第六，特别关注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的研究，强调以考察民族“人”为最高目标，自然有些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意味，因而似乎不是“地地道道的”词汇学研究。但是不应忘记，在当今之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交融，乃是必然的趋势。汉语词汇学既要借鉴和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成果，也要为其他相关学科提供借鉴、贡献成果；只有如此，汉语词汇学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

而作为研究项目结项成果以呈献给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这部文稿，无论已经发表的部分还是尚未发表的部分，就是我们长期研究汉语词汇形成发展认知·文化机制的若干心得和成果。为了更为实在地显现出研究方法与成果本有的内在系统性，以便专家的审阅和读者的研读，我们将其分为三大部分：基础理论篇、专题研究篇、个案研究篇。

我们深知：这部文稿所凝聚、所代表的研究，是尝试性的，它所蹚出来的小路，既可能有一点启示性和召唤性，也可能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的。而它作为项目研究的成果，尽管已由教育部组织专家鉴定通过，但它可能仍是单薄的、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再以出版的方式求教，真诚地企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批评，帮助我们进行冷静的反思、清晰的前瞻和切实的改正，以利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我们的愿望，得到了商务印书馆诸位朋友的理解与帮助，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老师和朋友的认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多年研究的这点点心得和成果，也就转化成了这部小书。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愉悦的感激。前不久在《通往中

国语言哲学的小路·自序》中流露出来的几句话，又在耳旁轻轻回旋：“现在，我衣食无忧，家庭和乐，子、媳自立，孙孙聪明可爱，我理所当然应该一如既往地追求一种完整的、本色的、创造的、合意的人生，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必须继续努力探索，直到不可预测的永远！”

周光庆

2012年7月于武昌桂子山

基础理论篇